

钱宁著

秦相李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钱宁著

秦相李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相李斯/钱宁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0

ISBN 7-5321-2026-0

I. 秦… II. 钱… III. 李斯(? ~前208) - 生平事迹 IV. K827.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4615 号

责任编辑:陈先法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秦相李斯

钱宁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 字数 131,000

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,000册

ISBN 7-5321-2026-0/I·1648 定价:16.00元

維不
其
國

延
百
果
奉

不
其
泰
國



目 录

自序	1
楔子	7
上编	15
下编	135
尾声	249
后记	253



自序

李斯这个人物，让我着迷已经很久了。20岁时，第一次在《史记》中读到他的列传，便有一种悚然的感觉。后来多读了几遍，想见其为人，那中间隔着的两千年的时光竟渐渐融解消失了，觉得他好像还活着，在我们中间。

我知道这里面有着一个好故事，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能力把它写出来。《留学美国》出版后，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和朋友的鼓励，以至于自己有时真的把写作冲动当作写作才能了。于是，在谋生的百忙当中，偷闲发愤，历时两年，写成此书。只是年纪渐大，阅历渐多，做起事来却越来越少了正经，写作中间，常常严肃不起来了，不存寓教之心，只有自娱之意。

说是自娱，也为娱人。作品写出，是希望读者花钱来买，作家们的“奉献”之说，多少有些虚情假意。读者花了钱，要求一点阅读快感，实不为过。至于笑过哭过之后，有些感慨，多点醒悟，固然是好，没有似也无妨。教人育人，毕竟是圣人的事情；娱己娱人，方是文学的本意。

鲁迅先生在《故事新编》的序中说：“油滑是创作的大敌，”但又说：“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，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，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。”读《奔月》，发现远古射日英雄羿回家，竟是“在垃圾堆边懒懒地下了马”；而《出关》里，又看到老子留下的两串木札的《道德经》，被函谷关的关长“放在堆着充公的盐、胡麻、布、大豆、饽饽等类的架子上”，不禁莞尔，对先生更加崇敬。

若有读者，在节假闲暇之日或夜深人静之时，随意翻开此

书,读到某章某节某段某句,也能会心一笑,作者就算是有了知音。

1999.8.8.北京



楔

子

楔 子

李斯是在如厕时对人生忽然有了感悟。

那年，他 26 岁，是楚国上蔡郡府里的一个看守粮仓的小文书，每天负责仓内存粮的登记，将一笔笔斗进升出的粮食流通情况，仔细记在一枚枚竹简上。那粮仓建在城东门外五里处，是楚国的国家粮库，一个土夯的长方形高台上，用苇席围成了几十个圈子，存放着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豆等五谷杂粮。

茅厕就在这些粮囤附近。一个草席围住的粪坑，坑上横架着两根树干。

李斯进了茅厕，还未撩衣，先惊散了粪坑旁的一群老鼠。这群小耗子，只只瘦小枯干，探头缩爪，且毛色灰暗，一绺绺沾连，



身上多少都粘带着些屎尿，正拼命地想从草席底下往外逃逸。其中一只小耗子因为过于惶恐，怎么也爬不上粪坑边沿，挣扎了几下，终于掉进粪池，弄得一身稠黄，尿汤淋漓。

李斯望着这些可怜的鼠类，一时竟有些尿不出来了。

他想起粮仓里的那些老鼠。那些家伙，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，皮毛油亮，偷吃着仓里陈粮时，都从容大方，见人来了亦不动弹一下，反而瞪着一双双小而聚光的鼠眼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你，然后又会旁若无人似地“嘎吱嘎吱”继续吃它们的东西。

“人生如鼠呵！不在仓就在厕。”李斯想到它们同为鼠类，命却不同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，“一辈子有无出息，全看为自己找一个什么位置了。”

叹完，才将那尿慢慢解了出来。

解毕，李斯回到粮仓，倚着一个囤子蹲下，望着秋日晴空呆呆愣神。澄静的蓝天上，一片片白云舒展变幻着，时而如龙，时而似虎。他脑子里却仍想着刚才的那些鼠类，睹物伤情，心中空落落的，不知自己一生将在何处安身立命。

他不想一辈子都守着这个小粮仓。自己现在看管的虽说是一个粮仓，不是茅厕，但比之楚之郢都，齐之临淄，赵之邯郸，秦之咸阳，上蔡这个地方，实际只能算是一个“茅厕”。而自己呢，不过是这“茅厕”里的一个吃屎喝尿的小耗子而已。



如果一定要成为鼠类的话，他也不想当茅厕中的耗子，而一定要作一只仓鼠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他的生活总是和老鼠搅在一起。

看管粮仓，除了记账外，就是与老鼠们搏斗。围席堵洞，挖沟掘堑，布毒设陷，都治不住这些无孔不入的小东西。他视鼠如仇，常常亲自围追捕杀，时间一长，倒也练得了一身徒手捕鼠的绝技。傍晚时分，他喜欢一人蹲在粮仓角落里，静如处子般地候上几个时辰，猛然间，又动若脱兔似地扑出去，眨眼工夫，双手便会各攥着一只“吱吱”叫着的老鼠。

他如此废寝忘食地与鼠搏斗，倒不仅仅是心疼粮仓里公家那点粮食，而是在捕杀这些老鼠时，有一种治理天下的快感。

抓获了老鼠之后，他便会按照自订的“鼠刑”来整治它们，其刑法正规而繁杂，斩首、杖毙、火焚、水溺、土埋、饲毒、挖眼、割鼻、断足、剖腹、腰斩、裂尸，应有尽有。其中，裂尸最刺激，就是把老鼠的两只前爪绑住，然后抓住两只后腿，用力向两边扯，刚才还“叽叽”叫着的老鼠就会被立即撕成血肉模糊的几块。如果抓住一窝老鼠，那就是“族刑”：将公鼠、母鼠和小鼠们依次处死，一只不留。

在上蔡守了八年的粮仓，他就这样和老鼠们搏斗了八年。

20多年来，李斯从未离开过上蔡城。他生在这里，长在这



里。上蔡原是蔡国国都，200多年前被楚国攻破，蔡国也就随之灭亡。200年前的蔡国遗迹，如今只剩下城东门外的几段残垣断壁了。李斯常带着两个儿子，大的八岁，小的五岁，牵着一只黄犬，在那一带盘桓，一边看着孩子们随着黄犬追逐野兔，一边独自抚今追昔，感慨身世。

听老一辈人说，家族祖辈当年也是宗室大户人家。先祖李属曾是蔡国上卿，统军主政，出将入相，且家有食邑千户，奴婢无数；后来不知犯了何罪，突然被杀。好在蔡侯仁慈，没搞株连，家族才算留下一脉。族人对此事一向讳莫如深，靠小心谨慎，总算保住了贵族待遇。后来，蔡国亡败，宗族四散。到了祖父一代，早已多辈务农，无功无爵，变为庶民；父亲早死，又因不是嫡出长子，家里连食田也未分得一分；待到自己呱呱坠地之时，家道更为贫寒，好在自己还算识文断字，才在郡府里谋了一个看管粮仓的差事。

多少年来，李斯一直想弄清先祖的死因。可当年蔡国的档案，早被封存在楚国的官府，百姓如何能够查询？这件事，便成了困惑在他心头的一个谜。

那天，李斯在粮囤下一直坐到天黑，看着暮色渐浓，群星闪烁。当一轮明月从远处东山之巅缓缓升起时，他想，自己该换一种活法了。



第二日清早，李斯匆匆离开了上蔡。他决定去兰陵，求见一代儒学大师荀况。他不顾妻劝儿啼，怀揣着九个鸡子、八个馍馍和一瓣大蒜，拎着包袱，扛着麻袋，毅然决然地一个人上了路。

远行前，他绕道去辞别老母。老母耳聋，带着一哑女，住在城外西南的山岗上。知道儿子要走，老母落下泪来，反复叮嘱，说：“过年就回来。”他嘴里应着。

李斯这一走，终其一生，没有再回来过。

那一年，距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不到 30 年；距公元 1949 年毛泽东解放全国还有 2100 年。

